

烟台故事

晚清数千铁匠，缘何移聚烟台？

宋世民

一百多年前，烟台打铁业从钉挂牲畜的蹄铁兴起。在烟台港开放后，铁匠们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，由锻打蹄铁扩大到锻造农具、豆饼模子等物件。打铁业需求大增，导致外来铁匠数量急剧增加，从业人员从1882年的约500人增加到1891年的约5000人，十年间扩大了十倍。据东海关统计，1891年烟台城市人口总数约32500人，那么打铁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为何会有数千铁匠移聚烟台？

烟台港开放后，打铁业成热门行当

查阅史料发现，依芝罘湾地理特征自然构成的烟台港，虽然周围沿岸滩平水浅，但其纵深陆地却是丘陵地带，进出通道坎坷曲折，有些地段“山路险僻至不能通骑”。囿于通往腹地陆路交通不便，港口物资在陆路集疏便只能靠牲畜和人力运输了。

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登莱青道道台、东海关监督潘霨为改善港口腹地的交通条件，下令整修烟台至黄县的道路，即所谓烟黄大道，修好后使较多的轻便商品可通过此路运往内地。然而，这条大道毕竟是在山间小路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，投入使用后又长期没有得到维护，烟台港的货物疏运并没能从根本上得到太大改善。

当年的目击者曾留下不少记录，从不同角度，陈述了那个年代烟台陆路运输的艰难状况——

“转运的交通工具仅是骡子、驴和马以及笨重的车。他们吃力而且很慢地沿着所谓的公路行走，时常出入于被雨水冲垮的道路上。这些路面已被雨水冲得没有东西了，只剩下岩石块和凹凸不平的表面，甚至对脚步稳的骡马来说都是很难通过的。在缺乏道路和河流的情况下，主要依靠这种慢而花费多的转运。”

当时几乎所有进出烟台的货物都是由驮畜运载的，每天有成千匹骡马进出烟台。开埠数十年后，这种运输方式仍未改变。能够行驶大车的，只有通往济南府的一条大路。大车的用量很少，仅限于烟台附近，要想通过城镇外面的陡峭山岭以及在城镇里的街道通行，都是非常困难的。

史料记述：“在夏季和冬季，当其它运输工具不能使用时，在丘陵地带，驮畜就引人注目了。驮畜每天普遍走100里地，各自驮200~300斤的货物。这一运输方式的主要问题是装货时必须小心，两边重量必须相等，途中休息时必须卸下来，不然很可能被打翻……”

据东海关统计，每天有数以千计参与路运的人进出烟台，而往返于路途之中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数字。每天进出烟台的牲畜数量，约有三千匹。

从烟台港开放之初至19世纪末，还有一种通过水路运输疏散进口货物的方式。清同治年间，“进口到本地的大部分商品由平底中国帆船运往大清河，在离该河口不远的地方换载，即换到吃水浅的当地船上，运往内地的许多市场，其中最重要的有济南府、东昌府、兖州府、曹州府、东平府，甚至运往直隶的大名府”。烟黄大道修整完毕之后，一些轻便的商品通过陆路运往内地，而价值较小且笨重的货物则由船只上溯大清河。自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小清河疏浚之后，“内海商轮、民船运载客货，每由烟台出海经过蓬莱县之天桥口，黄县之龙口，掖县之虎头崖，抵羊角沟，换乘小船，取道该河上驶，经过垒河石村，直抵济南省城东关之黄台桥”。

由于水路运输价格稍低，而且运输速度较快，因此不少货物常常不走陆路而走水路，经大清河、小清河、潍河等几条入海河流进入内陆。当时，大约有2500艘帆船往来于烟台港与山东沿海各小港之间为烟台港集疏货物。

为这样一支水陆并驱、人员众多，所用器具种类繁多、数量巨大的运输队伍，长年进行损耗补充、维修保养，绝非单一行业少数工匠能够承担。在各类消耗材料中，铁件数量所需最多，需要锻铸的蹄铁、车架铁件、船钉、扒铜、铁锚等，都离不开大量工匠持续生产和装配。

开埠前，烟台城内已有铁工、木工和筐篓编制业，为往来船只生产钉子、扒铜、铁锚和鱼筐等，后逐步发展到生产小农具及木工工具。当时烟台人口稀少，1860年尚被称为“海隅僻处”，处于自然经济状态，这种使用简单工具操作的家庭手工业，依旧从属于农业。

当时，烟台此处自然港湾，不仅是海上运输线站点，更是河海联运与水陆联运的枢纽，以原来极其薄弱的生产能力，难以应对开埠后大规模运输业的后勤需求。于是，山东域内的乡村铁匠，为获取这份一年四季有活干、能养家糊口的职业，肩挑车载简陋的生产工具，络绎不绝奔赴港口附近择地落脚，使烟台从事打铁业群体短期内迅速扩大，成为少数能够吸纳大量劳力的热门工种。

各地铁匠移聚烟台“抱团”谋生路

数以千计的牲畜长年奔走在坎坷山路，蹄上铁掌磨损很快，承担打挂蹄铁的工匠须臾不得缺失。这项平时并不被特别关注的工作，将大批原在农村半工半农的各类铁匠，吸引到市镇专事锻制蹄铁生意。一时间，烟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铁匠棚及为牲畜更换蹄铁用的原木门架。

早期的蹄铁多由为牲口钉挂蹄铁的工匠自己打造。蹄铁看似不起眼，形状也不尽相同，成品分大、中、小三个规格。马和骡的蹄铁一边都是三个钉孔。驴掌少一些，两个钉孔。牛是两半掌，所以蹄铁不能U形，而是要钉挂两块铁。蹄铁的厚度约1厘米，钉子是楔形专用钉，钉尖是扁的，长约3厘米。

这些在钉挂蹄铁时还需随时修整的小锻件以往消耗不多，由钉挂蹄铁工匠自制比较方便，后来用量剧增，自家难以承担，便逐渐改由烘炉铁匠专业批量生产。

别看单只蹄铁用料不多，要满足数千匹驮畜的损耗，原材料需求数量也不小。废旧铁是打铁业的主要原料，山东原有铁业主要依靠山西供铁。自1873年后，铁匠们在实践中发现洋铁质量较高而且韧性也比较好，宁肯购买70铜钱一斤的洋铁，也不愿节省20铜钱去买省内及山西生产的土铁。到19世纪70年代末，烟台港废旧铁每年进口已近3万担。在1879年东海关档案中留下这样的记录：“据说为了获得这种废旧铁，英国的旧铁店都被搜掘一空，并且预定了来年的货。这些旧铁均按需要加工，其中许多是用来制造本地驮畜的蹄铁。”

这一时期，烟台的铁匠和蹄铁匠主要来自莱州。1862年，登莱青道由莱州移驻烟台，原本在衙门驻地谋生的蹄铁匠们，借海口开放之势，不失时机随货运驮帮同步迁移，使打铁业中心逐渐由莱州转向了烟台，成为相继移聚烟台的铁匠群体先驱。后来，随着造船业及营运船队的发展，制作木船的工具，如斧头、刨、凿、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铁制用具大量增加，烟台附近各县擅长不同技艺的打铁匠人，也陆续来烟台揽活谋生。

当时域内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，使打铁工匠占市区人口比例逐步缩小，但是，这一群体随着海港运输及城镇发展的需求，从业人口总数仍然与日俱增，属烟台域内人口增长的主要成分。

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铁匠，以县域或相邻地区为单位自发组合，逐步散居在市区许多街巷。被称为“莱州帮”的烘炉铁匠，大多在毗邻太平湾的大关前街附近落户。以威海、荣成人为主的烘炉铁匠，多聚集在西南河口两岸开店立户，专事船具、铁锚生产，时人称其为“威荣帮”。专门打制刀具、菜刀、鱼刀、铡刀、纸刀的“章丘帮”铁匠，多居住在南洪街、四道湾一带。专门打锁链、铁锨、火铲、勺子、剃锉等小铁件的“潍县帮”，多居住在毓璜顶下的百业市场附近。专门生产家用剪刀、铁剪子、理发剪子等各种剪刀的“临沂帮”，则密居于大海阳宴芳街周围，故其街得名“打剪子胡同”，与同期形成的“勺子胡同”“铁炉巷”等街名一起，见证了当年打铁行业的兴旺景象。

有史料记述，在夜间，当这些勤劳的手工业者干活时，炉火将烘炉附近的夜色照得通红。真个是“炉火照天地”，一簇一团，随处可闻锤子击打在铁砧上的叮当响声。正是这些背井离乡的外地铁匠，日夜艰辛劳作，以传承千百年的锻造方式，构成当时城镇初级物流系统的重要环节，为港口货物集疏运输提供了后勤支持，也为后期烟台手工业乃至轻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最苦是铁匠，出路在哪里？

烘炉均无厂房，多是露天作业，在烟台开埠后的几十年里一度星罗棋布，仅西南河口附近、毓璜顶、东马路、二道街一带就有130余家。

铁匠们多是四五人组合，师傅掌钳，徒弟打锤。这种看似沉重又简单的行当也有其传统规则，虽因区域有别，但大体相似。如铁锤击打就分头锤、二锤、三锤，有时三锤由杂工兼顾。掌钳师傅的小锤呈扁形，铁合金制作，敲起来特别响，俗称响锤。这响锤就是指挥棒，点哪儿大锤就砸向哪儿，要打得准、力度大、有节奏，“当咚咚、当咚咚”持续不断。若响锤不敲铁块，而是快速敲铁砧，这是快打信号，抡大锤的徒弟就要加快击打速度。当响锤敲在铁砧耳子上发出“嘟嘟噜”的声音时，这是停止敲打信号，大锤即停。

这些一年四季披星戴月辛勤操劳的铁匠们，生产环境及生活条件是极差的。徒工们白天汗流浹背地抡大锤，一锤下去火星四溅，落到衣服上就是个洞，落到身上结个疤。夜晚就睡在满是铁屑、煤渣的烘炉旁。

有女不嫁打铁郎，成年累月守空房；
正月初三去出工，出门带的狗干粮；
临走难凑盘脚钱，跪了二叔求大娘。
外出一年无音信，愁的青丝挂寒霜；
离家两载不捎钱，家中老小炊断粮；
出走三年无踪影，多半尸骨埋他乡。
梦里相约见一面，醒来泪水洒土炕；
又恨又气铁匠汉，活该你去见阎王。

当时乡间流传的这首歌谣，是这个群体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。

进城从业的徒工处境就更艰难了，辛苦一年，有的过年竟吃不上一顿饺子。烟台德丰炉的穷兄弟曾留下这样一首歌谣：

铁锤叮当响，昼夜苦辛忙；
烟熏又火燎，炉前汗如浆。
累断脊梁骨，难养爹和娘；
三百六十行，最苦是铁匠。

在白、黑、红三类铁匠中，更苦的是那些以打制水桶、水壶、烟筒、撮子、笼屉、水舀子为主的铁匠铺徒工。这些小学徒多是家庭生活拮据，为家里少个吃饭的出门学徒，平日挨打挨骂也得忍受。

1946年5月25日，烟台第一次解放后创刊的《烟台日报》，曾在头版刊发过一条题为《大关街铁匠学徒改善了待遇》的消息，文中有关徒工孙小喜对敌伪时期生活状况的一段哭诉：“咱房无间，地无垅，父亲拉的饥荒无法还，让财主撞进井里灌死了。我11岁到铁匠铺学徒，每天鸡叫起来干活，直到天黑，晚上还得干零活。净吃些花生饼、豆饼及橡子面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个身处社会底层、饱受困苦的铁匠群体，终于获得了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地位。经过合作联组、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单干户逐步归集到大集体，到1960年前后，域内烘炉铁匠集中到烟台木瓦农具社、烟台刀具社和烟台剪刀社这三个手工业管理局的大集体企业中。

从那时起，那些自古以来便以手工业体力劳动为主的烘炉铁匠们，陆陆续续放下手中沉重的大锤，生产方式一步步走上机械化操作，成为烟台轻工业发展的基础力量之一。